

福建方言

李如龙 著

福建文化丛书



福建方言

李如龙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5月

福建方言

FUJIAN FANGYAN

李如龙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塔头路 2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1.25 印张 4 插页 245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11-02406-2

H·98 定价:14.9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何少川

“福建文化丛书”终于陆续付梓，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福建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早在五千年前，先民们就在祖国东南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并创造了可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相媲美的昙石山文化。特殊而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环境哺育出来的福建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风格和独特的地域色彩。福建三面环山，山川阻隔，使它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上较中原和长江中下游落后。至两晋南北朝，北方烽烟不断，相对稳定的福建吸引中原汉人纷纷入闽，形成“衣冠南渡，八姓入闽”的高潮。唐以后福建经济文化渐次发展起来。而福建东南面向大海，海上交通发达，使它远在东汉初年之前就成为海上联系的纽带。五代时，福州成了“控东瓯而引南粤”的海市。至南宋和元代，泉州成了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因此，福建文化在承袭和发展中原优秀文化的同时，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和撞击，而独树一帜。

诸如戏剧、音乐、刻书印刷、陶瓷工艺、茶艺、民俗、方言等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不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其中还特别深刻地影响着台湾及港澳地区，而且超越时空辐射到东南亚及日本、朝鲜乃至世界诸国，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广采百家之言，对福建文化迄今为止研究成果中的合理部分，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分类编撰出版，系统地向读者介绍。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优良传统，推进福建文化研究，繁荣文化事业，同时对让世界了解福建，福建走向世界，促进福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福建文化丛书”篇幅浩瀚，内容涉及政治、思想、科技、文艺、工艺、民俗、特产、宗教、闽台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等。它以传统学科为单元，各门类独立成册，每一分册既融会贯通某一学科的史论著述，又遥相呼应构成丛书的有机整体，从微观和宏观的结合上反映了福建区域文化的全貌、源流和特点。整套丛书是福建区域文化的精炼缩影，又堪称福建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丛书的出版是福建文化事业基础工程的一项建设，也是出版事业的一项丰硕成果，值得庆贺！

“福建文化丛书”的出版，花费众多领导、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的心血，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总 序	何少川	
绪 论	(1)
第一章 汉人入闽与福建诸方言的形成	(15)
第一节 福建的早期开发与福建的古方言	(15)
第二节 中原汉人入闽和闽方言的形成	(25)
第三节 客赣的迁徙和闽西闽北客赣方言的形成	(39)
第四节 零星移民和其他方言的形成	(50)
第二章 社会的变迁与福建各方言区的变动	(59)
第一节 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方言小区的分化	(59)
第二节 社会的交往和方言的融合	(68)
第三节 省内的移民和各方言的相互穿插	(77)

第四节	福建方言的分区及其与历史地理的关系	···	
	·····		(83)
第三章	闽人的外徙与福建诸方言的流播	·····	(87)
第一节	闽人沿海播迁和闽方言在东南各省的分布	·····	(87)
第二节	闽人出洋与福建方言的海外流播	·····	(94)
第三节	客家人粤和客方言的播散	·····	(100)
第四节	台湾的收复和开发与台湾省内的方言	·····	(102)
第四章	民族的接触和语言的交流	·····	(110)
第一节	闽方言中的古越语底层	·····	(110)
第二节	闽南方言与印尼、马来语的相互交流	·····	
	·····		(122)
第三节	琉球方言中的闽方言借词	·····	(132)
第五章	从方言词语看福建早期的经济生活	·····	(138)
第一节	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	·····	(139)
第二节	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生活	·····	(155)
第三节	生活习俗	·····	(168)
第六章	从方言词语看福建的传统观念	·····	(187)
第一节	思想观念	·····	(187)
第二节	风俗习惯	·····	(203)
第三节	民间信仰	·····	(219)
第七章	福建方言的文化类型	·····	(231)
第一节	方言的文化特征	·····	(231)
第二节	方言的文化类型	·····	(238)

第三节	福建各区方言的文化类型	(244)
第八章	福建各方言区的不同地域文化	(257)
第一节	从方言看地域文化特征	(257)
第二节	闽东方言区的江城文化	(265)
第三节	闽南、莆仙方言区的海洋文化	(275)
第四节	闽北诸方言区的青山文化	(288)
第五节	闽西客家方言区的移垦文化	(297)
第九章	福建方言与文化的历史发展	(308)
第一节	分化与融合	(308)
第二节	继承与变异	(315)
第三节	歧异与趋同	(323)
第四节	在福建方言土壤中生长的福建的语言学	(329)
参考文献	(344)
后 记	(347)

绪 论

一、语言与文化

文化是一个广泛而永恒的主题。困顿之中人们上下求索解脱之道，成功之后人们忙于制定长治久安之计，历尽坎坷而落伍者总要看看先进者走的什么路，对自己的过去作一番审慎的回顾，这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思考。温饱之余，人们开始研究饮食文化、居处文化、服饰文化，乃至更为细致的茶文化、酒文化，在物质生活里发掘属于精神生活的因素，当然也研究声、色、动、静各种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的艺术，这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

文化的思考和研究，可以就文化论文化，例如进行文化学、思想史、音乐学、文艺美学等的研究。也可以换个观察点，透过语言现象来研究文化，因为语言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事

论事的研究有时难免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横看成岭侧成峰”有时则可能有意外的发现。

那末，语言的研究能不能换一个文化的视角呢？“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口号已经流行了近百年，不能说这期间没有成绩，然而语言学的路子却越走越窄了。近二三十年来，联系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来研究语言，确实为语言学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现代科学的发展，往往走着边缘科学、综合研究的道路。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如此。就相关的社会现象进行综合的文化研究，不但在理论上可以获得新的突破，而且在普及和应用上也可以迈出新的步子。这应该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条好经验。

语言与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几十万年之前，原始人在群居生活和集体劳动中创造了语言。从此便有了人类的文明。语言是帮助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也是人类文化的最早的一项伟大成就。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论证了“人与高等哺乳动物在心理能力方面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其区别“仅仅在于人的几乎无限巨大的能力——把极其多样的声音和观念联系在一起”。笛卡尔的《方法论》也作过类似的论断：“人无论怎样愚笨，总有把不同的词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动物无论怎样聪明，总是缺乏这种能力。”据此，美国人类学家L. A. 怀特（White）指出：“人类和文化的开端在于语词之中。”他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书中，对此有过透彻的论述：“全部文化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为人类。”“人所创造的象征符号是解开—切文化

秘密的魔术钥匙。……没有言语，我们便不会有政治、经济、宗教或军事组织，不会有礼仪或伦理的法规，不会有法律，不会有科学、神学或文学，不会有游戏或音乐……没有清楚的语言，我们就不可能改进工具。”^①

可见语言和文化都是在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时就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

社会的文化通常的理解包含着三个层面，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模式，也是改造人们自然的成果，是变动不居的表层。制度文化是维持社会生活的规范和人际间的行为的准则，是沟通和调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中介。精神文化则是最为稳固的深层的思维理念的体系，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感情和民族性格等等。不论是哪个层面的文化，都必须拿语言作为载体。人们发明一种技术、制作一件产品、设计一套工艺流程，立即就要有一批名称和术语来称说它。从行政管理、道德标准、法律条文到风俗习惯，也必须有系统化、规范化的词语来确认。我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是极其繁琐而严密的，单是各种官职和称谓就令人眼花缭乱，难以掌握。至于各种心理活动，更是只能依赖语言才能够进行，也只有依靠语言才能把思维成果概括起来，表达出来。萨皮尔在他的《语言论》里写道：“语言的基本事实毋宁说在于概念的分类、概念的形式构造和概念的关系。换言之，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②特别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词语，更是浸透了民族的色彩，充满着地方风味。最重要的表现民族心理的语词（例如汉语里的忠、孝、仁、义之类），最具鲜明的附加色彩和引申义的语词（例如汉语中的红、白、猪、狗之类），简直

无法用别种语言来翻译。然而正是这些基本概念，左右着千百万人的思想和行为，规定着他们的好恶和爱憎。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写道：“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不仅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实在还对思想和感情产生种种影响。”^③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则说：“说话是一种人体的习惯，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和其他风俗的方式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一个人慢慢长大时，语言的知识是和从技术知识增加时所获得之技术名词相平行发展的。礼貌客套、命令口号、法律措词等社会性词汇是慢慢地由他加入了社会组织及担负了社会责任时逐渐获得的。最后，他对于宗教及道德价值的经验增加后，他获得了文化中全部的礼仪及伦理的公式。语言知识的成熟，实就等于他在社会中及文化中地位的成熟。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④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从共时的平面看，从静态的角度看，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关系。

从动态的角度看，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则是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的。物质文明的任何一点进步，都在语言上留下语词的印记。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畜牧时代的三岁马、五岁马的不同名称就因为不需区别而被淡忘了。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民迁徙，造成方言的分化，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则普遍造成民族语言的统一。残酷的民族同化和殖民压迫曾使一些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学巨匠的出现往往使民族语言得到艺术的加工，使它不但更加丰富和优美，而且形成新的规范。这些都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无需列举例证。像英国宫廷使用法语，造成大量法语词汇进入英语；日本遣唐使带去中国文化，使汉语语词大量涌入日语，使汉字成

为日本语的表达形式，这也是文化决定语言演变的典型事例。由于语言变化比较缓慢，它对文化的发展所发生的影响，往往只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全局性的巨变。

从文化大系统的分体上看，语言和诸多的文化领域也有至为密切的关系。例如语言是思维的成果，又是思维的工具。语言的艺术化、精密化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教育的工具，是文化传承的凭借。基于这一点，任何民族都把语文教育排在教育的首位，并且十分注重语文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注重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提炼、加工以及规范化、艺术化的研究，就不可能使文学创作得到健康的发展。又如当前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发展迅猛，各种学科的术语层出不穷，如果未能及时地对科学术语作规范化的处理，势必影响新的科技成果的交流、引进和传播。

可见，语言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是互相促进而又互相制约的。

然而，语言和文化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

语言是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的体系，它存在于种种社会团体或个人的言语活动之中，保证着各种言语变异能够互相沟通，为变异提供着规范，也在变异之中使规范得到发展。至于文化，至今还没有大家都满意的界定，从物质到精神，是许多十分庞杂的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同一个子系统内部又往往有两种因素的对立，并且常常造成尖锐的矛盾，有时要经过对抗而得到解决。为了维持社会的交际和历史的传承，语言的变异是有限度的，语言的发展只能渐变；文化的发展则往往发生着大角度的转弯和突然的变革。人们常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但是语言并非纯粹的形式，它自身又是内容和形式

的统一体。语言的内容（语义）和文化的内涵并非同一。此外，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为表里，也并非永远是固定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变迁，有的民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接受了其他民族的语言，但却保存着自己的文化（例如北美洲的黑人，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的语言不变，却由于在新地殖民而形成新的民族文化（例如说英语的美国人）。因此，我们只能说，研究语言不能不顾文化，研究文化也不能无视语言。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必须互相参照，但又是不能互相代替的。

二、方言与地域文化

通常所说的方言指的是通行在一定地域的民族语言的变体。就结构和功能来说，方言和民族语言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它照样有自己的语音系统、词汇库和语法结构规律，依然能够很好地交流思想，表现文化内容和进行艺术加工。不同的只是它只能通行于一定的地域，在现代社会里，它往往是更大范畴里的共通语的补充形式。在方言区里普遍通行的共同语，显然是比方言更具优势的高级形式。如果一个方言地区发展成独立国家，或且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该方言也就成了民族语言。那些由方言演化而成的亲属语言彼此之间往往很相似，有时比起其他语言中的方言差异更小。

汉字是形意文字，正好可以补方音歧异的不足，便于不同方言区之间的沟通。因此，即使方言间语音、词汇甚至语法的结构很不相同，大家也总认为自己的话只是汉语的一种方言。

世界上现存的方言大多是古代社会里形成的。拿汉语的诸方

言说，历史最短的也已有七八百年之久。方言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分裂、人民迁徙、民族融合以及山川的阻隔。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是一以贯之的，农民们耕种着小块土地，自给自足、安土重迁，一辈子不出乡里是常事。但是，多次战乱和分裂造成了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移。南来的汉人和百越各族打打和和，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了。由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交通也十分落后，数千年间人们总在羊肠山道上步行、肩挑、背篓，少数平原地区才有点手推车，江河下游也只有小木船通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活的节奏是十分缓慢的。这样的状况正是形成方言、保持方言的大温床。从一些保存的典籍可以看到，有些方言在最近的三五百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从时间上说，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长，从空间上说，汉语方言的分布不但地域广而且地形复杂，相距遥远。或高山或平原或丘陵或沿海，人们随遇而安，适应自己的环境，走出一条生存繁衍的路。于是，每个方言区便有自己的生产门路、劳动工具、经营方式，以及与此互相适应的聚落、居处、饮食、服饰、交往等生活方式和各种地方特有的观念和习俗。换言之，不同的方言区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

地域方言作为民族语言的变体，它和民族共同语之间便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与此相仿，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是民族文化中的亚文化。亚文化和整体文化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也就是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现代汉语方言之间不论有多大差异，其语音结构总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音节。声母都是单辅音，没有复合辅音。韵母一般都由韵头、韵腹、韵尾构成。声调都用高低升降长短来区别。其

词汇系统总是双音和单音词占优势，有发达的量词和四字格成语。其语法结构则总是缺乏形态变化，多用虚词，语序灵活。这些汉语的基本特点是各方言普遍存在的。

中国的诸多地域文化之间可能有各种差别，中华文化的许多基本特点总是各地共有的。例如讲究人格、提倡趋善求治的道德修养的人文主义，求仁政、重教化，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讲等级、论辈分、崇古尊老的宗族主义；又如重人生、讲究入世而轻自然，忽略客观规律的探寻；重道统而轻技艺，重集体而轻个人，求稳定而拒变革，求一统而反分裂等等。

方言和地域文化之所以发生变异，有地理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

人类要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活动，首先就必须对不同的地貌和地形确定不同的名称。例如西北方言有沟、梁、峪、塬、峁，长江三角洲的河网地区有泾、浜、堰、渡、闸，珠江三角洲称涌、凼、塍、沥、濬，东南丘陵地则有坑、坪、坡、垅。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条件，人们各自创造着不同的文化景观。单说居处，黄土高原上住窑洞，华北平原住草房，江南住瓦房、干栏式楼房，沿海因为常有台风，多住石头房子。在贵州，“石板当瓦盖”是就地取材；客家人则为了宗族聚居、团结御外而建造牢固的圆楼……由于居处方式的不同，聚落的结构也有差异，因此也形成了不同的习俗。凡此种种必定在方言的语词、俗语中有着详尽的反映。

历史的变迁对方言及文化的影响往往更加迅速和深远。中原汉人南下之后，都和不同的原住民族发生过融合，不同的方言区有不同的原住民，吴语区是吴越、瓯越，闽语区是闽越，粤语区是南粤，湘语区是苗瑶，现今各地的方言和地域文化无不打上这

些古民族的烙印。

有的方言区（例如赣语区）历史上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乱，人口经过多次大比重的出入迁徙，因而方言显得分歧多样，历史层次多，缺乏统一的方言特征。有的方言区（如客方言区）是按照迁徙的过程分布的，不论连片不连片，都比较能固守自己的方言特点。

方言和地域文化都有自己的结构系统。这两个系统中，哪些部分容易产生变异，哪些部分相对较为稳定，都有一定的规律。就方言而论，一般词汇是最活跃的因素，变化快、创新多；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则比较稳固。语音之中，音值变得快，音类变得慢。就文化来说，表层的物质文化变化最快，因为人们为了适应环境以图生存，为了改造环境以求发展，就必须经常不断地去认识世界，改良工具，更新技术。制度文化的变异就比物质文化要慢些，尤其是政治、法律，因为有统一的国家，地方上变动的余地就小。民间的习俗则可能有更多的变化和创新。至于人们的意识、观念就更加稳固了。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地域，彼此在文化心态上往往只是强弱、轻重、松紧、浓淡之类的不同，很少是有与无的差异。

三、福建方言与福建文化

福建的方言历来以复杂与特殊而著称。就品种说，除了闽方言之外还有客方言、赣方言、吴方言和不止一处的北方方言岛。全国重要的方言除粤方言、湘方言外，这里都有了。就分布说，以福建省为主体和故乡的闽方言，除了通行在闽、粤、台、琼、浙五省的大片地域之外，还散见于江苏、江西、广西、四川等省，全